

欽定五代史

卷之十
六十七
四

五代史卷六十七

宋

歐

陽

修

撰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

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槩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

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
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
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
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
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
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
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
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
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
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中和

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贈刀以遯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玖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

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
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
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
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
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
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
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鉅攻徐約約敗走入
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
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
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

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媼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

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
使黃錫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錫持其首至
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
之園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
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
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
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
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香嚴
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
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白袁邠等皆庸人不

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
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
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
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
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
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
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
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
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勲貴里鏐素
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

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鉞敗儒於軒渚
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
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
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
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
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傳瑛
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
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寺鏐微服踰
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
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淮

兵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閱我
 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
 鏐曰吾嘗欲以元璪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
 召田頽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璪亟召
 頽還頽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天祐元年封鏐
 吳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
 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卽位
 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
 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
 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

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
諷等爲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
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
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
鏐遣其弟鋸鏐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
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
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
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
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閻丘直何明等四年鏐游衣錦
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

牛斗無辜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鏐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爲不可旣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

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
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明宗初卽位安重誨用事鏐致
書重誨書辭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玟使
吳越旣還玟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
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綃表間道自陳安
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諡
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爲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
攻之頔每戰敗歸卽欲殺元瓘頔母常蔽護之後頔將
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頔戰死元瓘得

歸鏐卧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
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
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筦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
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
如鏐故事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
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
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
錄用之然姓尤奢侈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
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
歲卒年五十五諡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義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

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諡曰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佐卒弟侖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暉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旣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侖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侖大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侖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鐘馗擊鬼圖侖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侖將殺已是夕擁衛兵廢侖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侖于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